

杜吉泽 曹维源 著

经济哲学论纲

石油大学出版社



中财 B0001146

经济哲学论纲

杜吉泽 著
曹维源

石油大学出版社

经济哲学论纲

杜吉泽 曹维源著

※

石油大学出版社出版

(山东省东营市)

山东省邹平县教育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787×1092 32开本 9.125印张 200千字

1991年2月第1版 1991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5636—0153—8/B0·02

定价：平装 3.80元 压膜 4.10元

目 录

导论 哲学、经济和经济哲学·····	(1)
一、经济哲学是哲学进化和分化的必然结果·····	(1)
二、经济哲学是对经济矛盾的哲学思考与概括·····	(5)
第一章 经济哲学的对象、方法和意义·····	(25)
一、经济哲学的研究对象·····	(25)
二、经济哲学的研究方法·····	(35)
三、研究经济哲学的意义·····	(42)
第二章 经济的本质·····	(47)
一、经济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	(47)
二、作为哲学范畴的经济·····	(56)
三、经济现象及其演化·····	(63)
第三章 经济主体·····	(73)
一、经济主体的规定·····	(73)
二、经济主体的存在形式·····	(80)
三、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	(91)
第四章 经济客体·····	(98)
一、经济客体的规定·····	(98)
二、经济客体的存在形式·····	(102)
三、经济客体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	(111)
四、经济主体作用于经济客体的中介——	

劳动资料和管理·····	(116)
第五章 经济的结构 ·····	(123)
一、作为物质力量的经济·····	(124)
二、作为物质关系的经济·····	(133)
三、经济的具体结构·····	(141)
第六章 经济机制 ·····	(152)
一、经济机制的规定·····	(152)
二、经济机制的基本形式·····	(157)
三、经济机制的运行规律·····	(174)
第七章 经济发展的动力 ·····	(178)
一、经济主体和经济客体之间的矛盾·····	(178)
二、生产与需要之间的矛盾·····	(182)
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186)
四、经济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	(190)
五、经济与文化科学之间的矛盾·····	(195)
六、经济与政治之间的矛盾·····	(201)
第八章 经济发展的规律 ·····	(207)
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	(208)
二、经济发展同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相协调、 平衡的规律·····	(217)
三、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化程度提高的规律·····	(225)
四、劳动时间节约的规律·····	(234)
五、科学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 增强的规律·····	(242)
六、人的自身进化与生产发展的同步规律·····	(252)
第九章 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 ·····	(261)

一、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261)
二、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不完全同步性·····	(267)
三、经济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	(277)
后记·····	(285)

导论 哲学、经济和经济哲学

二十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不论是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以及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中间地带，由于学科之间的相互交流、渗透、交叉和交互作用等种种横向联系的普遍增多，在一些学科的边缘处、学科之间的交叉地，产生了许多新理论，形成了许多新学科，使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得到了迅猛发展。经济哲学就是在哲学和经济科学的结合部，在哲学和经济的联系、渗透、交叉作用过程中所产生的一门哲学社会科学的新兴学科。对经济哲学的系统研究，一方面会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新的时代精神，丰富和充实其科学内容，调整它的结构形式，突出它的社会实践性，提高它的理论指导功能；另一方面，会给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经济建设提供比一般哲学更具体更贴切实际的理论原则，提高经济决策的科学性，减少经济建设的失误，以利于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

一、经济哲学是哲学进化和分化的必然结果

哲学是一门古老的科学。它是在其内部的自身矛盾运动和外部环境因素作用下按照进化与分化规律发生和发展变

化的。它经过漫长的道路演化成现今的形式。在现代条件下，哲学的高度综合与高度分化的大踏步的进化趋势愈来愈明显，自哲学母体中派生出了许多独立的科学门类。经济哲学就是这种门类中的一门学科。

在我们考察哲学科学的进化分化发展过程之前，对进化和分化的科学含义应有一个正确的理解。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理论界和政治界，由于左的思维模式的影响，有一种观点曾占居上风，即认为进化只是渐进、量变，它同革命和质变是对立的。其实，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片面认识。列宁有一段话深刻揭示了进化的真实含义。他说：“如果一切都发展着，那末一切就都相互转化，因为发展显然不是简单的、普遍的和永恒的生长、增多（或减少）等等。——既然如此，那就首先必须更确切地理解进化，把它看做一切事物的产生和消灭、互相转化。”^①显而易见，“进化”既是渐进、量变，更是事物的革命性质变、相互转化、上升发展。从其词义上讲，进化是前进的变化。哲学文化的进化就是哲学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上升式的发展变化。当然，哲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其他文化事物一样，它的进化并不是直线上升的，而是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多向变化，有进化，也有退化，还有分化和转化，其中进化是其主流，代表哲学发展的总趋势。

事物的分化是事物进化过程的一种形式，是事物在纵向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其横向变化中出现的不同具体形态。即是说，分化是事物从少到多，从单一到多样的变化，由于“分”

^①《列宁全集》第38卷，第208页。

而显现出变化，因而称为分化。哲学的分化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变化。没有以往哲学的分化，就没有现代哲学的发展。

人们只要粗略地翻一下哲学史，就会看到，哲学是在进化分化规律作用下向前发展的。从总体上看，它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很早以前，哲学是以智者的学说或智慧学的形态出现的。那个时候，凡是人类对自然现象、社会生活和人自身的一枝半节的真知卓见都包括在哲学当中，各种低下的知识浑然为一体，看不清哲学和其他科学的界限。那时的哲学家同时也是思想家、政治家和科学家。这是因为古代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人的认识能力很差，知识极端狭窄贫乏，人们不具备分解对象的条件，所以只能在直接观察的范围内，把宏观事物作为考察的基本层次，从事物的总联系上把握对象，而对总联系中的具体细节不可能作出说明。这种整体式的认识和研究方法，得到的知识只能是大而化之、混沌不清的，当然也就不会有各种知识的专门家。

（二）随着人类的进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到了近代以后，人们在认识和实践过程中逐渐学会了分解的方法，把认识对象分解为各个部分，把不同事物和过程分成不同门类，从它们的联系中抽出来，以它们的特性、原因进行专题研究，从而产生了许多专门学科，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日益繁荣发达，相继从哲学中分离出来，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原来跟哲学紧密联系在一起逻辑学、伦理学、美学等等学科也从传统哲学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然而，这个时候的哲学仍然摆着凌驾于一切科学之上的架式，号称“科

学的科学”。

（三）人们用分解和分析的方法分门别类地研究事物，使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达到了空前的广度、深度和精度，促进了专门科学的产生和发展。然而，科学不断地分化，各学科从不同领域不同方面分别地割裂地进行探索，使人们越来越失去对全局的了解，达不到整体地、全面地、综合地认识世界的目的，因而需要科学，特别是需要哲学科学用联系的、发展的、系统的、综合的方法，从宏观上整体上正确认识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日益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为人类全面地、系统地、科学地认识世界提供了一个伟大的认识论工具。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产生，从旧哲学中分离出来，使哲学的分化发展发生了革命性变革。结束了哲学包罗万象并凌驾于一切科学之上的时代，开始了哲学发展的新纪元，改变了哲学理论和社会实践结合的形式，密切了哲学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之间的内在关系，加速了哲学向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渗透的步伐，拓宽了哲学探索自然、研究社会、考察人类的领域，为哲学广泛深入地多视角、多层次地研究自然界、人类社会及人类思维活动规律开辟了道路，从而为哲学向其他学科的渗透、同其他学科的汇流，发生交叉互补、交互作用、融合统一，促使哲学多向化发展，产生新的哲学门类，提供了机会和途径，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开创了哲学未来发展的新局面。

不久的将来，人们会看到，随着哲学继续向自然、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学科广泛渗透的迅速发展，哲学世界观、方法论指导功能的日益强大，必然在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结合

处，在不同学科的汇流、融合处，不断产生出新的哲学学科。众多部门哲学的相继产生是现代哲学蓬勃发展的重要特征与标志，是哲学充分发挥其世界观、方法论指导功能的有效途径和形式。经济哲学是哲学长期植根于经济基础，同经济活动联系在一起，交织在一起，汇融在一起，交互作用、协同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哲学在各种不同的环境条件制约作用下出现的多样化趋势的一种特殊形态，是哲学分化发展的一种分支。经济哲学既是哲学和经济关系深化发展和哲学自身分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哲学继续同经济保持广泛联系的中介、桥梁和纽带，是哲学在经济领域中实际应用并在应用中凝炼、升华、完善、发展的重要手段，还是哲学深深进入经济活动之中探索经济本质，揭示经济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引导经济活动沿着正确轨迹健康发展的有效形式。

二、经济哲学是对经济矛盾的哲学思考与概括

经济哲学从一般哲学体系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其目的和任务就是专门从事经济活动中的哲学问题的研究，对经济现象和经济活动，对经济的内在矛盾关系和外在环境条件的关系进行哲学的考察、思索、探求，作出哲学理论上的阐述，或从经济研究中作出哲学的抽象、综合、总结与概括。这也恰恰正是经济哲学之所以成为独立学科的根本依据，是其学科独立性的本质表现。

经济哲学所研究的经济，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那种生产即经济的狭隘的小经济，也不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生产、交

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构成的比较简单的商品经济，更不是某种具体的经济活动现象，而是生产社会化发展起来的现代大经济，是决定现代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的那种经济，即现代社会的经济形态。现代化大经济是一个由多种经济活动、许多环节构成的动态系统过程。这个过程包括市场调查、预测规划、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试制、工厂生产、储存运输、流通销售、市场服务等。在这个多环节构成的动态系统中，生产固然是十分重要的经济活动，但已不再是唯一重要的经济活动，只是整个经济活动过程中的一个环节。生产的经济活动是在其它诸多的经济活动的相互配合支持下进行的。在现代条件下，若没有市场调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商品流通等多种经济活动造成的社会环境，生产就难以进行，即使能够进行也达不到社会化大生产的水平。因此，如果想促进和实现现代经济的全面大发展，只抓生产是不成的。现代经济发展的特点表明，原来意义上的生产即经济的观念已远远不实用了，必须使用大经济观念，形成现代经济意识。

现代化大经济是系统化的经济，它是从市场到市场多环节构成的经济循环圈。在这个循环圈系统中，每个环节都有它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无论哪个环节薄弱了，失灵了或脱节了，都会影响整个经济系统的活动功能和效率效益，造成程度不同的经济损失，阻碍经济的发展。

现代化大经济是科学化的经济。现代科学技术是构成生产力的首要因素，是现代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关键环节。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不仅是构成经济活动的重要环扣，而且在整个经济循环系统中的每一个环节中、每个环节的各种活

动中，都愈来愈需要和依靠先进的科学理论、技术知识、管理方法和技术装备。只有具备了这些科学技术因素，才能取得经济的最佳发展效果和社会效益。可以说，现代经济系统的每个环节，每向前迈进一步，都蕴含着重要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实验试制、科学管理的任务。现代科学技术已成了现代经济发展、市场竞争胜败的重要因素，有着举足轻重的决定性作用。总之，现代科学技术已广泛深入地渗透在整个经济活动当中，经济与科技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离的**综合体**了。

现代化大经济是信息化的经济。信息已成了经济存在和发展的灵魂。信息比科学技术对经济有更为强大的渗透力。在经济系统的每个环节中、各个环节之间以及整个经济运动的全过程中，始终有着大量的信息发生与传递，为管理者准确有效地控制经济的运行提供科学依据。信息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战略性资源，没有信息就没有现代经济。经济的信息化和信息化的经济是现代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

当今的经济哲学，就是从宏观上、整体上对现代经济现象、当代的社会经济形态进行综合地考察、系统地分析和科学地研究，探索经济现象的错综复杂的内部关系和社会其他领域的种种外部联系，认识经济现象的本质，揭示经济发展变化的规律，掌握经济运行的机制，改革经济管理的体制，以便给在微观上把经济搞活，在宏观上对经济进行整体调控提供一个指导，从而促使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

早在古代，有些思想家和政治家曾对某些经济现象和问题进行过有意义的探讨，但还不可能把经济关系当作专门的

研究对象。随着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商品货币关系的日益扩大;国际贸易交往的频繁,经济关系日趋复杂,新兴的资产阶级出于政治和经济的需要,开始把经济关系做为专门问题进行研究。十五世纪末出现的重商主义,对早期资本主义的流通领域的表面现象进行了考察,这是最早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的理论探讨。后来,古典经济学家把研究的领域从流通转到生产,并且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从而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但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可能从哲学的高度真正了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和发展趋势做出哲学的科学解释。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资本主义生产逐渐由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日趋明朗激烈的情况下,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①公开为资产阶级统治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辩护的庸俗政治经济学取代了古典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地位,与此前后出现的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空想社会主义,他们尽管较为精辟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对资本主义制度作了揭露和批判,但是,他们“既不会阐明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奴隶制的本质,又不会发现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也不会找到能够成为新社会的创造者的社会力量。”^②因而,同样不能对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本质做出科学的哲学解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3页。

②《列宁选集》第3卷,第445页。

十九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相继在西欧和美洲一些国家占了统治地位，它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深刻矛盾越发明显地暴露出来，工业无产阶级不仅壮大起来，而且逐步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在经济、政治领域同资产阶级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无产阶级的斗争需要有自己的经济哲学和政治哲学。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英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优秀理论成果，创立了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融为一体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理论体系。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哲学也就产生了。

马克思恩格斯在初步考察和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之后，在同资产阶级进行思想、理论、政治斗争的实践基础上，首先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世界观。进而把这种科学世界观用于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研究政治经济学。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研究，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指出了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趋势。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在透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过程中，不仅使政治经济学发生了革命变革，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即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而且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极大地丰富、充实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体系，精辟地阐述、论证和检验了唯物辩证的世界观，使它更加深刻、完整和全面。成为当时直至今今天唯一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由此可见，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它孕育、形成、诞生的那一天起，它就植根于经济事实之中，扎根于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之中，渊源于对经济现象及其规律的研究，产生于人们物质资料生产的经济实践活动之中，发展在社会经济演变的过程中。经济和哲学有着分不开、割不断的内在联系，它们始终是依存、渗透、交织、结合在一起的。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①哲学与经济的联盟是现代哲学能够借以成为真理的重要联盟。同样可以说，经济与哲学的联盟，是现代经济学能够借以成为真理的重要联盟，是现代经济得以发展为当代大经济的思想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它的历史唯物主义部分，主要是从社会经济活动关系的总和中抽象出来的，基本上属于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高度概括的科学认识。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前半生深刻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成果；这种哲学运用于社会经济研究而产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表现在经济领域里的一种理论形态。它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观和方法论，既是构成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理论内容，又是丰富和发展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途径和形式。哲学和经济学不仅在内容和形式上有着内在的统一，而且它们在对社会经济的研究中所用的概念、术语、规律及其对它们的理解、阐释、内涵规定，本质上也是一致的。只是在研究的视角、抽象的程度、理论上的表现等方面有些差别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6页。

而已。从哲学与经济学的这种内在一致的关系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哲学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济学。正是这样，列宁才说：“马克思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结成了一个严整的唯物主义世界观。”^①

虽然马克思在1844年只是以手稿的形式探讨了经济哲学问题，并没有写出经济哲学的专门著作，但是人们完全可以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标题中看出它蕴含着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的深刻思想。尽管这个时候马克思尚没有完全摆脱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但是，马克思在这部具有探索性的著作中第一次试图从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立场出发，系统地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三个阶级的经济生存条件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运用异化范畴，初步揭示了资本和劳动的对抗性的社会关系，剖析了私有财产的本质、起源和发展规律，论证了资本主义灭亡和共产主义实现的历史必然性。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在肯定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把劳动提高为“唯一原则”的历史功绩时，认为生产劳动是“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的活动，“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②国家、家庭、法、道德、宗教、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普遍受到生产规律的支配。人们在这里很容易看出，马克思的哲学思想

①《列宁全集》第20卷，第185—186页。

②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3、88页。